

鲁迅大全集

主 编：李新宇 周海婴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鲁迅大全集

主 编：李新宇 周海婴

第 2 卷

创作编

1919—1924年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大全集. 2 / 李新宇 周海婴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354-4404-2

I. ①鲁…

II. ①李…②周…

III. ①鲁迅著作-全集

IV. ①I2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1907号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罗小洁 安波舜

助理编辑:车兰兰

责任校对:孔庆强 马 丽

封面装帧:孙 嵩

内文版式:姜 华

责任印制:张志杰



目 录

一九一九年

一月

随感录三十九	3
随感录四十	5
随感录四十一	7
致许寿裳	8
致钱玄同	10

二月

什么话?	12
随感录四十六	13
随感录四十七	14
随感录四十八	15
随感录四十九	16
致钱玄同	17

三月

关于《拳术与拳匪》	18
孔乙己	21
随感录五十三	25
随感录五十四	27
随感录三则	29

四月

他	31
---------	----

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	32
致周作人	34
药	36
致钱玄同	42
致钱玄同	43
随感录	43
五月	
随感录五十六 “来了”	45
随感录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46
随感录五十八 人心很古	47
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48
七月	
致钱玄同	52
明天	53
随感录六十一 不满	59
随感录六十二 恨恨而死	60
随感录六十三 “与幼者”	61
随感录六十四 有无相通	62
随感录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63
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	63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64
八月	
致钱玄同	72
自言自语(一、二)	73
寸铁	74
致钱玄同	75
自言自语(三)	76
自言自语(四)	77

九月

自言自语(五) 79

自言自语(六、七) 80

十二月

一件小事 85

《新青年》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重订条件 87

本年

书帐 90

一九二〇年

一月

致周心梅 95

五月

致宋崇义 102

八月

风波 107

致蔡元培 113

致蔡元培 114

九月

头发的故事 116

十二月

致青木正儿 123

本年

儿歌六首抄注 125

书帐 127

一九二一年

一月

致胡适 131

致胡适	132
二月	
故乡	134
五月	
“生降死不降”	145
名字	146
六月	
致周作人	149
七月	
无题	151
致周作人	153
致周作人	155
致周作人	157
致宫竹心	158
致周作人	159
八月	
致周作人	161
致宫竹心	163
致周作人	164
致周作人	165
致宫竹心	166
致周作人	167
致周作人	168
九月	
致周作人	169
致周作人	170
致周作人	170
致宫竹心	171
致周作人	172

致周作人	173
致周作人	174
致周作人	175
十月	
致宫竹心	178
《坏孩子》附记	178
智识即罪恶	179
十一月	
事实胜于雄辩	182
本年	
书帐	186

一九二二年

一月	
致宫竹心	191
二月	
阿 Q 正传	191
估《学衡》	219
致宫竹心	221
四月	
为“俄国歌剧团”	222
无题	223
六月	
白光	224
端午节	228
八月	
致胡适	233
致胡适	233

九月

“以震其艰深”	235
---------------	-----

十月

所谓“国学”	236
儿歌的“反动”	237
兔和猫	238
鸭的喜剧	241
社戏	244

十一月

“一是之学说”	251
不懂的音译	253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255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257
即小见大	259
补天	260

十二月

《呐喊》自序	267
--------------	-----

一九二三年

一月

致蔡元培	273
关于《小说世界》	274
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276
关于猪八戒	279

六月

“面子”和“门钱”	287
致孙伏园	290

十月

致孙伏园	298
------------	-----

十一月

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	301
------------------	-----

十二月

致许寿裳	304
题《中国小说史略》赠川岛	305
娜拉走后怎样	307
致胡适	311
题寄清水安三	313

本年

书帐	314
家用帐	317

一九二四年

一月

答广东新会吕蓬尊君	323
致胡适	324
致孙伏园	325
对于“笑话”的笑话	326
未有天才之前	327
奇怪的日历	330
望勿“纠正”	331

二月

祝福	333
致胡适	345
在酒楼上	346
幸福的家庭	353

致李秉中	359
三月	
肥皂	361
致钱玄同	369
四月	
致胡适	371
五月	
致胡适	372
致李秉中	374
致胡适	375
六月	
致胡适	377
八月	
致李秉中	384
九月	
秋夜	386
影的告别	388
求乞者	389
致李秉中	390
又是“古已有之”	391
致李秉中	393
答二百系答一百之误	393
十月	
文学救国法	394
我的失恋	395
致李秉中	397
论雷峰塔的倒掉	398
说胡须	400

十一月

论照相之类	404
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410
“说不出”	415
烽火五则	416
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	417
致钱玄同	418

十二月

“音乐”？	420
我来说“持中”的真相	422
复仇	423
复仇(其二)	424
通讯(致郑孝观)	426
《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一)	427

本年

书帐	428
家用帐	436

一九一九年



一月

- 一日 晴,风。休假。下午潘企莘来。
- 二日 晴。休假。午后同二弟往铭伯先生寓。夜濯足。
- 三日 晴,风。休假。下午沈士远来。
- 四日 晴。上午得许季市信。陈师曾为刻一印,文曰“会稽周氏”。
- 五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刘半农信。
- 六日 晴。上午丸善寄来手帐一册。
- 七日 晴。无事。夜刘半农、钱玄同来。
- 八日 晴。上午丸善寄来日历一帖。
- 九日 晴。下午得三弟妇信。晚往铭伯先生寓。宋子佩来。
- 十日 曇。无事。晚得重久信。夜雨雪。
- 十一日 曇,午后晴。无事。
- 十二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刘半农来。晚钱玄同来。
- 十三日 大雪。无事。
- 十四日 晴。无事。
- 十五日 雨雪,大冷。上午寄铭伯先生信。寄三弟信。

随感录三十九^①

《新青年》的五卷四号,隐然是一本戏剧改良号,我是门外汉,开口不得;但见《再论戏剧改良》^②这一篇中,有“中国人说到理想,便含着轻薄的意味,觉得理想即是妄想,理想家即是妄人”一段话,却令我发生了追忆,不免又要说几句空谈。

① 本篇最初刊载于《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出版,署名唐俟。收入《热风》。

② 《再论戏剧改良》:作者傅斯年,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北京大学学生刊物《新潮》的主编。

据我的经验,这理想价值的跌落,只是近五年以来的事。民国以前,还未如此,许多国民,也肯认理想家是引路的人。到了民国元年前后,理论上的事情,著著实现,于是理想派——深浅真伪现在姑且弗论——也格外举起头来。一方面却有旧官僚的攘夺政权,以及遗老受冷不过,预备下山,都痛恨这一类理想派,说什么闻所未闻的学理法理,横亘在前,不能大踏步摇摆。于是沉思三日三夜,意想出了一种兵器,有了这利器,才将“理”字排行的元恶大憝,一律肃清。这利器的大名,便叫“经验”。现在又添上一个雅号,便是高雅之至的“事实”。

经验从那里得来,便是从清朝得来的。经验提高了他的喉咙含糊糊说,“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道理。道理各各不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这时候,正是上下一心理财强种的时候,而且带着理字的,又大半是洋货,爱国之士,义当排斥。所以一转眼便跌了价值;一转眼便遭了嘲骂;又一转眼,便连他的影子,也同拳民时代的教民^①一般,竟犯了与众共弃的大罪了。

但我们应该明白,人格的平等,也是一种外来的旧理想;现在“经验”既已登坛,自然株连着化为妄想,理合不分首从,全踏在朝靴底下,以符列祖列宗的成规。这一踏不觉过了四五年,经验家虽然也增加了四五岁,与素未经验的生物学学理——死——渐渐接近,但这与众不同的中国,却依然不是理想的住家。一大批踏在朝靴底下的学习诸公,早经竭力大叫,说他也得了经验了。

但我们应该明白,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脚底下学得;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奴才的数目多,心传^②的经验家也愈多。待到经验家二世的全盛时代,那便是理想单被轻薄,理想家单当妄人,还要算是幸福侥幸了。

现在的社会,分不清理想与妄想的区别。再过几时,还要分不清“做不到”与“不肯做到”的区别,要将扫除庭园与劈开地球混作一谈。理想家说,这花园有秽气,须得扫除,——到那时候,说这宗话的人,也要算在理想党里,——他却说道,他们从来在此小便,如何扫除?万万不能,也断乎不可!

那时候,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那些理想

① 拳民时代的教民:拳民时代,指义和团运动时期。教民,信奉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中国百姓。

② 心传:佛教禅宗用语。指不靠文字和经卷,完全凭借师徒心灵默契的传授方式。

学理法理,既是洋货,自然完全不在话下了。

但最奇怪的,是七年十月下半,忽有许多经验家,理想经验双全家,经验理想未定家,都说公理战胜了强权;还向公理颂扬了一番,客气了一顿。这事不但溢出了经验的范围,而且又添上一个理字排行的厌物。将来如何收场,我是毫无经验,不敢妄谈。经验诸公,想也未曾经验,开口不得。

没有法,只好在此提出,请教受人轻薄的理想家了。

随感录四十^①

终日在家里坐,至多也不过看见窗外四角形惨黄色的天,还有什么感?只有几封信,说道,“久违芝宇,时切葭思;”^②有几个客,说道,“今天天气很好”:都是祖传老店的文字语言。写的说的,既然有口无心,看的听的,也便毫无所感了。

有一首诗,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却对于我有意义。——

爱 情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姊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

① 本篇最初刊载于《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出版,署名唐俟。收入《热风》。

② “久违芝宇,时切葭思”:旧时书信中常用的客套语,意思是久不见面,时刻想念。